

台灣語言危機

洪惟仁 著



台灣語言危機

著 者：洪惟仁

出 版 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200 號 10 樓

電話／02-3650091

傳真／02-3679041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2746 號

發 行 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汪紹銘律師

印 刷 所：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1992 年 2 月初版第一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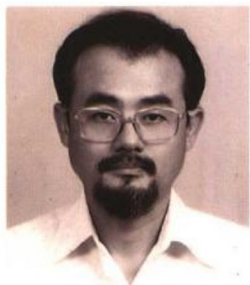
1995 年 5 月初版第二刷

定 價：200 元

ISBN／957-9512-30-2

《台灣語言危機》簡介

本書蒐集著者近年來批判台灣語言政策、語言問題，及其相關的民族認同問題之重要文章，輯二的「台語信箱」以答問的方式對各種語言觀念問題提出精妙的解答。著者文筆通暢，批判犀利，多一針見血之論，值得各族人民及當政者深思。



洪惟仁簡介

一九四六年生，台灣嘉義人，一九七二年師大中文研究所畢業，一九七九年牛奶島(Green Island)大學研究班畢業。

曾從事翻譯、寫作及台灣方言調查。一九八八年接受美國日本同鄉會及台美基金會邀請至美日作巡迴演說。現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約聘助理研究員。

譯有《書道全集》(大陸)等十餘套。編著《雉雞若啼——黃勁蓮台語詩選》(台笠、自立)、《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武陵)。著有《中國訓詁學之理論基礎》(碩士論文)、《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自立)、《台灣禮俗語典》(自立)、《台灣方言之旅》(前衛)、《台灣語言危機》(前衛)、《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前衛)。

台灣語言危機

洪惟仁著

語言的政治批判

黃宣範

社會科學家從六〇年代開始對語言與政治、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行廣泛而深刻的思考。在語言政策方面，社會科學家追問的是：政治社會情勢如何決定或影響語言政策的制定、執行？語言的選擇或使用如何影響不同語族的命運——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或社會上的命運？這些問題都可以放在台灣的時空架構下加以思索，加以批判。

光復之後，何以國語政策的推行能順利地展開？相反的，日本人領台初期推行日語卻發生了芝山岩事件、台中一中事件等等，我們要問：為什麼？一般人一定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台灣回到「祖國的擁抱」，當然就要接受祖國所實施的國語教育？其實在光復之初統治階段是個不折不扣的外來政權，由於意識形態的歧異，三百年的文化隔絕，語言不通，統治者把台灣當作是個戰利品，到台灣來搶「五子」（金子、房子、女子、車子、面子），把台灣人民看作是弱小民族、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奴隸，但多數的台灣人民可能仍像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中所說的「眼不能

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那父母到底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其實吳濁流的大陸旅遊經驗給他最大的衝激，是他猛省到台灣人民的祖國早在三百多年前明朝滅亡時就已經不存在了。

依一般民主國家的常軌，任何語言政策必須由人民透過議會式的辯論後制定。制定之前最基本的前題是：語言是國家寶貴的資源，應透過立法加以維護，並界定各個語言之間的地位與權利。但是統治階級在推行國語時（以迄當前）既未經過議會的辯論，更荒謬地以為語言是個問題，是個妨害溝通因而必須加以掃除的障礙。其實在光復之初，擁有85%人口的台語早已是六百萬人口的溝通工具，而執政者引進北京話之舉才是造成溝通堵塞的真正原因。

語言政策跟其他政策一樣，必須定期加以評估。稅制可以改革，甚至推翻；語言政策同樣可以改革，甚至推翻。如今四十年的國語政策過去了，各級民意代表以及民間學者，無不同聲譴責語言政策的偏差，積壓了多少民怨，引發了多少衝突，但是我們從來看不到官方作任何有意義的評估。

個人在當前的國語政策下能作什麼樣的選擇？當然嘛，絕大多數的你我在強大的社會化過程中，免不了無意識之間都成為國語政策的支持者或是實踐者。反諷的是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包括作家、詩人、牧師、銀行家、出版商、作者、編者、譯者、企業家等等，都是現行國語政策的

同路人，擁護者、由於這些人（無意識）的選擇不但為國語政策凝聚了強大的支持力量，而且使國語之外的其他方言逐漸走上衰亡的命運；連帶地，也影響了這些語族政治力、經濟力的沒落。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人願意為自己的母語盡力，這些母語的人口在政治、經濟舞台上必然日趨黯淡。語言不僅僅是溝通的工具而已，語言還帶有濃厚的權力運用。語言與政治的相互依存關係就在於此。洪惟仁先生這一本《台灣語言危機》就是環繞著這個中心議題剖析當前台灣社會中把語言當作「剝奪的手段」時產生的各種問題。凡是喜歡思考台灣前途的人都應該重視台語的出路。《台灣語言危機》在這一方面作了非常懇切的奉獻。

我與洪惟仁先生初次見面是在一次關心台語前途的座談會上。那時我個人的研究興趣開始逐漸從形式的語言結構的研究轉到語言社會學上來，也驚奇地發現本土語言在各個方向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收穫。而惟仁兄更是這方面用力最辛勤、態度最執著的學者之一。他關懷台灣，熱愛台灣，他熟悉台灣史的研究，熟悉台灣方言的消長與流變。在缺乏贊助的艱難情況下，他獨力進行了台灣幾百個方言點的調查工作。他的研究興趣廣及平埔族語言、客家語言與閩南語言。他的專長橫跨文字、聲韻、語言以及更廣泛的語言社會學的相關領域。對於有志台語（廣義而言）研究的年輕一代，他們將可以站在洪惟仁先生的肩膀上繼續探索下去。其實惟仁兄正值春秋鼎盛之壯年，我很期待他未來更豐碩的研究成果呈現在台灣人民的眼前。

小序

自從《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及《回歸鄉土回歸傳統》出版之後，這兩年我又發表了許多有關台灣語言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比以前的文章更加激烈與深入，尤其是前年初在民進報發表的一系列「台語信箱」，及在客家風雲雜誌等發表的一系列有關客家話的文章，讀者反映十分熱烈，慫恿我結集出版。

但因《回歸鄉土回歸傳統》銷路不佳，我一直遲遲未敢嘗試。加上前年五月起，我參加了中央研究院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劃」，必須常常出田野，稿約、演講又多，還寫了一本十餘萬字的《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前年十月又開辦「台語研究班」，百事纏身，忙得不可開交，所以一直抽不出空來整理稿子。

這一、兩年來，由於我們大家的努力，國民黨的語言政策雖然稍微放寬，如增播台語電視新聞、客語電視節目，鐵路恢復雙語服務，學校解除處罰學生說方言等；然而我們所要求的雙語教

學、多語服務、電視節目製作費平等對待、提高方言節目製作水準……都沒有做到。

另外，錯誤的語言政策造成了思想偏差和許多後遺症。有人否定了中國普通話在華人社會的共通語地位，也有人否定鶴佬語在台灣의 共通語地位。政治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過度狂熱攪亂了我們對待語言的平和心境，製造了許多不必要的困擾，影響台灣內部民族和諧。

由於母語教育的長期荒疏，傳播權、使用權的長期受剝奪，台灣人下一代的母語能力急速衰退，不會說台灣話的台灣人大量增加，長此以往，台灣話必將消失於台灣這塊土地上，隨著台灣文化必陷於單調、貧乏之境。

種種危機，不禁令有識者憂心忡忡，期望大家共同努力維護台灣文化生態平衡，也希望各族人在傳統語言文化的基礎上自主地向前發展，使得台灣文化展現五采繽紛而又共存共榮地在這塊土地上共創美好的將來。

因此筆者不揣鄙陋，將發表的三十五篇拙文結集成這本小書，定名為《台灣語言危機》。但願以此拋磚引玉，喚起更多人的文化自覺與研究風氣，俾使台語文化永遠流傳下去。

一九九一年六月洪惟仁藏於南港

台灣語言危機 目錄

——台灣的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

〇〇三 序／語言的政治批判（黃宣範）

〇〇七 小序

〇一三 前言／台語文化的命運與前途

輯一、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

〇三九 台灣的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

〇五八 台語不是方言

〇六二 鐵公路局應實施多語服務

〇六四 應是「多語」不止「雙語」

〇六八 法官要具備語言學知識

- 七二 國語教學法的暴力
- 七六 母語教育從家庭做起
- 七九 雙語文教育的合理性
- 八五 現階段「母語教育」的可行辦法
- 九二 本土語言教育沒問題
- 一〇三 回顧一九八九年台語運動

輯二、台語信箱

- 一一七 台語會消滅嗎？
- 一二一 被消滅的台語是什麼樣子？
- 一二五 台灣話可以恢復嗎？
- 一二九 語言與政治分得開嗎？
- 一三二 台語是粗鄙的語言？
- 一三六 台語消滅不能歸罪於政治壓迫？
- 一四〇 直接教學法如何扼殺台語？

一四四 雙語教學是負擔？

一四八 閩南人是中原河洛人？

一五二 客家人沒有選擇語言的自由？

一五六 台灣話就是國語？

一六一 「國語」是北京話嗎？

一六五 語言分歧如何團結？

一六八 台灣人快成啞巴了嗎？

一七一 雙語混合是自然趨勢嗎？

一七五 初見面要用什麼話開口

輯三、認同危機

一八一 入境隨俗，落地生根

——讀〈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有感

一九四 從溫和到開明

——一個觀念的變正

二〇二 孔夫子的傳人

二〇七 什麼是台灣人台灣話？

輯四、客家情懷

二二一 鶴佬人看客家人

——促進閩客團結的一些省思

二二三 尊重客家人的母語情懷

——兼論客家情結的正當發抒

二四四 倡組「客家黨」者請三思

二四九 客家話救亡圖存之道

前言／

台語文化的命運與前途

所謂「台灣話」

「台灣話」這個名稱，通常特指「閩南話」而言，並不包括「客家話」或「山地話」，更不包括「台北國語」。這個定義雖為一般人所接受，但卻招致一些族群意識比較強烈的人不滿。

原因是他們認為所謂「台灣」，是一個「地區」的名稱，在這個地區內通行的語言並不只閩南語。所謂「台灣話」豈可專指閩南語，而將其他境內少數族群的語言排斥在外。抱持這種觀念的多半是客家人，因為客家人遷台幾與閩南人同時，他們早已認同於台灣，自稱是「台灣人」，因此理所當然地認為所謂「台灣話」應包括客家話在內。客家人習慣地稱閩南人或閩南話為「鶴佬」(hok³lo²)，而不稱為「台灣人」或「台灣話」。

大陸人第一代很少有認同台灣的，因此對於「台灣話」的通俗定義未聞有提出異議的，但第